歷代內侍考

歷代內侍考卷之六

衣集

南北朝

南宋

華願兒

戴法興初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

已、而法興、巢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
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
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
轉成、欲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
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
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
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贋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
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
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

虔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複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論曰戴法興宋孝武之賊也而前廢帝之賊也不死則致害滋多獨惜其死於顛兒之口夫顛兒誇亂法興非爲帝也直以自殘其恨耳假令法興與顛兒比即有道路之言必塞不以聞聞亦必爲之地矣夫法興猶能禁帝使不得大肆其惡自去與死而凶志遂成宗室大臣往往不保首領而帝亦卒爲嘗湯讀也邦家傾覆則唯利口之以哉

錢藍生

阮佃夫明帝初出閤選為主衣後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閤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中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

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佑、休、山陰主、並侍側、明帝猶在秘書
省、不被名、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
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
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
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
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閤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
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是柳光鄉、世人光世要之、卽受命、姜
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
龍、丹陽宋逵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

壽寂之曰、謀廣或世、不須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仁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盛劉

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呂雲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王敬則童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子、

論曰、子業眞狂主哉、旣於播惡而闇於防姦、彼且疑畏湘東而幽之、而將戮之矣、猶使藍生得以在側、竹林之弑、毋亦天奪其魄耳、嗚呼、藍生與阮佃夫壽寂之等功也、佃夫輩侈然疏爵、而藍生獨不與焉、則其人亦錚錚者矣、

南齊

徐龍駒

徐龍駒以奄入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帥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帝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為尼以餘人代之龍駒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黄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黄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教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帝尋亦廢弑于西弄屍出龍

駒宅殯葬以王禮翟氏及廣昌君宋氏亦賜死餘黨亦見誅帝、嬖林王也、

論曰、孟子罪戰國諸臣、一曰長君惡、一曰逢君惡、乃徐龍駒則嬖有此二罪者也、嬖林廢寵任之、撤殿賜材、飾娟置妓、且令儼然南面代行天子事、而其罪愈不可贖矣、殺身不亦宜乎、然嬖林卒不免焉、則小人何利而工便佞、而便佞又奚益於人國哉、

王寶孫

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及蕭衍師至近郊、帝遣王寶孫督戰、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也、既斃、衆軍於是土崩茹法珍梅蟲兒又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

含德殿笙歌、作兒女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户、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閹人禁防黄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其佐命成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咺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茹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雲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

建鄴皆誅。

論曰、書云、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東昏狎昵群小、如水就濕、王寶孫以乳臭假童、戲紀作威、致將士解體、而患成土崩、則亦不可勝誅者矣。雖然、尭敎之笑也、解菜之譽也、孰為之濕、而孰為之就乎。吾於寶孫何尤、

梁

俞三副

初昭明太子母、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初並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

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
論曰、李延壽之論曰、以明昭之親之賢、梁武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然而開其隙者、俞三副也、三副徒以百萬之賂、巧中多忌之主、致昭明惑圖墓者言、而梁武入厭禱之謗、父子猜嫌、亂嗣遂不得立矣、貪人敗類、豈三副之謂邪、

張僧胤

邵陵王綸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陵之沒猷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遂洩僧胤常候都官尚書羊侃侃曰我牀非閤入所坐竟不前之

論曰邵陵猷望而伏戎逆矣張僧胤知之果與逆者乎抑中立者乎或知而洩其謀者乎跡羊侃移牀則僧胤固非貞士所屬與者也雖然卒不聞其憾侃而傾之也則猶賢乎而況又能託劉之亨之功也視俞三副實壞矣

朱買臣

蕭棟、昭明太子之孫、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樛、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崱於道、崱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為都督、將發、諮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舉別人、由是帝別敕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沉于水、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懍黃羅

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僕射王褒、左戶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宗懍及御史大夫劉瑴、以為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百、於是乃留、及魏軍逼、買臣按劍進曰、惟有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於人中、及魏人燒柵、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

論曰、梁元忍於骨肉、而以朱買臣為成濟世、豈有枝批、而根

不傳者乎、則建鄴王氣即微、魏師亦已盡矣、賈臣不自愧悔、而顧欲斬宗黃、以謝天下、誤國之罪、賈臣豈在宗黃下哉

王子晉

侯安都與周文育、西討王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遥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尅、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囚、總以一長鏁繫之、置于䑽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賂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往䑽而釣、夜載安都文郁敬成上岓、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

論曰、王琳雖非純臣、而能下士、士多歸心焉、故赴謝而陸納

請死見執而故吏爭貲、被戮而未竭、求旨、老叟懷血士致柩者五人、義故會葬者數千人、蓋劄田横而後、未易一二睹也、獨王子晋以琳親信、俾守敵困、而縱使逸爲小人洵難養哉御之宜何如懍懍矣、

陳

蔣着

沈皇后陳文帝之后也廢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安德時宣帝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忌宣帝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于人如曹爽願作富家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等為非朕意也喜出報宣帝帝因囚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

教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政歸宣帝、后愛問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禧、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莫因此圖帝、安國事發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逮、黨與、並殺之、宣帝即位、以后為文皇后、

論曰、陳宣帝之於臨海、亦猶周公之於成王也、而眈眈則固、必欲解其璽紱而佩之、自劉師知死、而廷臣無復為臨海計者、文皇后蔣禧之賂、蓋亦計畫無俚之甚耳、惜禧之闇於計也、夫一張安國、惡足為宣帝難、而莫因此圖之邪、藉使其計得行、適以激之怒、而趣慈訓廢立之詔耳、然安國被誅、而禧

閹連逮后亦終於陳亡之後、則宣帝猶寵矣、嗚呼文皇后頌人也、見不踰闑、無足怪者、獨怪梁武道意而薦於趙叔祖諄淳也、

趙叔祖、齊豫章文獻王嶷、內齋直帳閹人、時事梁武帝、

蔡臨兒　李善度　臨兒一作脫兒

陳後主怠於政事有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絓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時蕭引為中庶子建康令李蔡及殿內隊主吳璡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為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

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論曰夫宦官宮妾其於人主甚狎而易昵則其瞯喜怒來昏情而竊太阿也亦甚不難此即劉明之主猶往往溺焉而況闇弱者乎則後主之溺於貴妃李蔡無惑焉獨惜三人者比而禍人國而因以自禍也噫

北魏

宗愛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泰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

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伏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

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怨、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論曰、宗愛之閹、以罪也、而其後所行、卒多非法、所謂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非乎、不意嚴烈如太武、而惑一愛也、又不意果於誅戮如太武、悼思其子、而竟不忍一愛也、則愛又奚有於其兄弟哉、嗚呼、愛刀鋸之餘耳、乃敢危弒君、翦王公、專廢立、賊二天子、而恬不為異、豈一朝一夕之故也、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款任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為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東入遭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師

元侯、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於太武、太武問其才能所宜、胄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緜、自後逃戶占為紬綾羅穀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凉、以功進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

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敘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常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勝計、又降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謚靖公、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户、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

祖述。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而為閹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能自謹勵。宮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惟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默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遼為幽州。皆曰有能。寔有私焉。默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廷曰。以功授

官司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勲能倶
立、不過列郡、今許皆以爲州、臣寔爲惑、於是默與許遂爲深隙、
許竟列默爲監藏、司默爲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
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兼選部、如昔、及許將獲
罪、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藏事、出爲儀同三司
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己清儉、尋濟公私、薨於冀州刺史、追贈
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
所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爲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

智畧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冦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馬還都乃請父墳贈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小後拜并刾州史進爵中都侯州内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邕謀反脅孟舒等事晉孟舒敗走免

宗之被執入京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晉壽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沒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諡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閽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宮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薛菩薩后本傳作高菩薩

論曰仇洛齊天閹也王琚等故皆良家子雖以辠沒宰多小

心洛齊、蔡罷薛營戶帥厥功爛焉趨默規報前怨至忘寢食

孫小鞭撻螟蛉視若仇讐憎矣而居身清約取節可也若劇

鵬發憤而死賢於僕蒙哉

張祐　抱嶷　王遇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宮用事、祐寵幸、冠諸閹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

覺孝文親臨之詔馮熙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沒名慶少歷内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嶷獨與母沒入内宮受刑遂爲宮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

賭生拜大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入歸途幾
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賭生卒贈泰州刺史謚曰靖賜
黄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疑大
長秋卿疑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
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
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遣獨疑之正直令乘馬出入行禁
之間與司徒馮誕同列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乖往
法不能遵用新制傲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侄甥婿
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

巖死後二人爭立巖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於彼絕嗣次與還於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淫蕩非軌易室而姦腥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舉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曾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黨不蒙俱為羌

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改為王焉、自晉己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寮舊、觴膳精豐

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修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為之造宅，增於本旨，答擊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惙，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為中

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爲威酷、孝文顧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賚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賚皆寶業、入爲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閹人、稍遷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愼、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

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

論曰、文明邪險、誅賞任情、而張祐抱嶷、王遇符承祖等、拔自微閹、歷蹐王公、又與所幸王叡俱入八議、許以不死、則勿問而知其為佞倖也、夫文明吾無責已、孝文動欲變夷、乃於祐之宅焉而幸嶷之父焉而寵王遇之酷焉而任承祖之皐焉而原獨不思身為天子、宦者猶得譖而與杖、即舊惡不足念乎、殷鑒固宜懲也、況佞濁悖義可以名宮、則於刑賞奚當哉、幽后失行、伊感自詒、含耕之强吾於白整何尤、

劉騰　賈粲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入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勳、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嘗為臨軒、會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

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棲棲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奏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乂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貨度等金帛令置毒藥御食中以害帝騰乃白帝設懌廢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明帝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爲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禁

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
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
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有財帛舟車之利、
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剥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
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鄰
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薨於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
人、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
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歷事肯成、陳
尸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閹官為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

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乂、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乂、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

閹太后於宣光殿粲既又黨戚福亦衰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儲爲功曹儲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儲爲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乂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論曰嗚呼小人無忌憚甚矣哉劉騰始者蓋嘗樹德於靈后而后所以報德亦既不遺餘力矣其後稍稍開隙遂狡爲辭其不肖之心淸河雖艾獲亨而一閹官敢於戕天子之輔戕天子之叔幽天子之母而又隔絕天子定省之儀公卿日參

其顏藩王請爲之息寒心哉騰也區區賈竪騰鷹犬耳竪誅而騰死於牖下發冢戮骸未盡其辜矣

藩王、河間王琛也爲騰衰息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欒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宮刑為王琚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為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宮內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

中常侍賞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既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諡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充宮者、稍遷中賞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崩、群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卧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欒城伯、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欒城縣侯、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

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每常羸瘵、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絨一十疋、以供喪用、又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奚官令、明帝崩、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蓨人也、父令德、娶常賈女、賈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早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及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寄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乂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及政、以妹故未即戮、又時內外喧喧云、乂還欲

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己、乃啟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乂、詔書已成、未及出外、乂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懌、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己狀、意小解、然乂妻構之不已、出暢為頓丘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論曰、夫以閹官賤民、鮮有不黷於貨者、然楊範被糾而廢、則當時御史之法、尚得行於中貴也、成軌封津、皆善侯、時主意色而潛外憐、以明帝幸姬、不蓋父軌、則軌宜顯於津矣、劉思逸、張景嵩、毛暢等、計去元乂、抑亦靈后之功臣乎、後楊等復

歎殺又思逸欲殺高漸離雖不就其志足人悲矣

北齊

韓寶業等

宦者韓寶業、盧勒叉、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閤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摽、夏侯通、伊長游、鼻侍伯、耶沙彌、鄧長顒、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勒叉、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斂、不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顒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

萬通研骨一作研骨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莊、左君才、能純陁宮鐘道、趙野乂、徐世淡、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及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恡無厭、猶以波斯狗為議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諸閹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

為群馬廄必全、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趍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為教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題為太府卿、烏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曹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鋼鍉、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

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閹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
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
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
賣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
者、亦至儀同開府、閹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暱狎、以
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
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嶮、一無可用、非理
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
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

開府薛榮宗、嘗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妄多皆類此、

論曰、伊尹之訓三風十愆也、曰、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夫處仁遷義之主、豈其復即於敗、而老臣謀國、猶凜凜防其漸焉、渤海起自戎行、閑大體、蒼頭閹宦、驅使任情、時雖未被恩遇、而業已開用事之際矣、天保以來、漸有職任、武成之世、遂預

朝權武平昏童耳、又何怪其昵群小、酣歌舞也、簡賢附勢、宴樂有徒、氣雜公卿、言成禍福、其所以蠹政害人、靡所不至、嗚呼、內叅一賜、輒數萬匹、而從戎者、曾無襌袴、不亡奚待焉、是故南安之反也、激於光弃、建安之主也、因於長顯、淮揚之驛騷也、切齒於德信、徵盧潛以權畧撫慰之、不幾揭竿起乎、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高勸奮欲、揲袂、將甘心子盈、以洩其憤、而卒沮於鄴蘆之月也、悲哉、故君子創業垂統、求為可繼、豈穴江河、若齊事之始末、其前車已。

勃海王高歡追謚神武
皇建孝昭帝演年號

天保文宣帝洋年號
太寧武成帝湛年號

武平後主諱年號　南安王思好建安王張景仁

武成后胡氏父胡延之母盧氏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

瓠蘆中有月已而生后

田敬宣

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閽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歷開府中侍中、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論曰、田敬宣豈所稱性忠義者耶、夫居常尚論、感激沈吟易耳、一臨患難、鮮不自失矣、敬宣從容就死、辭色不撓、微性忠

義能孚戢、傳伏吏事二姓、秉節不終、凡原有知、敬豈不恥與同傳子、

隋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為南兖州刺史阿陽侯、為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事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為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

大孫、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
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
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
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之、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
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
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
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熲楊素、禮遇之、叔
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
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

卒、上甚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論曰、余聞恭者不侮、儉者不奪、樊叔略既稱豪侈、甚得為恭儉、食備水陸、夫獨非民力乎、且飾心獨見之人、未必一一奉法循理、特任其智數、足以徼時譽耳、是故上用兵、則以兵謀見奇、上營構、則以制度見巧、知隋文銳於興理、則又以治行見徙、滑鄉公、豈滑稽之尤者哉、不然、前此嘗兩刺汴矣、迺至隋而始有聲跡也、李延壽傳之循吏、將有深意邪、抑姑從舊史而莫之改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七　冠集

唐

楊思勗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右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牙爪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鄰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戶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率

兵六萬、控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賜閣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斬游魯璘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眾窮追、生縛之、阬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勗鷙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剥面、務腦、褫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箠陊不

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客者梁安人、從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論曰、定天下者英主、而能禍天下者亦英主也、夫英主何以禍天下哉、彼其才智足以籠蓋天下、而耳目之近、時有所不及、察左右近習之小有才者、又往往伺覸以求中其欲、而彼且自負聰明神聖、天下無足爲吾難者、而雜然舉而用之、一當意、即肯越祖宗之制、而踰尊踰戚、弗惜焉、其後遂至於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此非英主之過邪、若漢宣唐玄是已、夫宣帝漢中興令主也、而開三大釁、與漢俱終、唐室之禍、所爲

訖於危亡而莫解者、惟是方鎮閹官擅權、拔邑而開之、賢者玄宗也、唐初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事已即解、制甚善也、自開元九年、始於朔方置節度、而方鎮之權日重、漁陽一鼓、帝之身蒙其禍矣、太宗詔內侍者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而孰意玄宗之弁髦之也、當靖難時、楊思勗輩胥從事、而未參首謀、酬以金帛可也、擢為內侍長、如太宗制可也、而顧倚為牙爪、豈在廷諸臣、無一足任、而區區藉思勗為耶、安南之討、思勗敢於自請者、蓋亦有以窺帝之微耳、而京觀一封、兵權虛假、官爵、階一品、寖尋逮於既季、中尉監

軍內外盤據將相多出其門而天子直拱手以聽焉夫誰階之厲哉吾故曰禍天下者英主也嗚呼安南亦不幸而勝耳藉令思勗而喪師衄氣則未必非唐之福矣而奈何屢出屢勝也殆天意乎噫宋廣平於思勗之逆節不與言彼豈不知其必訴哉直以感悟玄宗於萬一而惜乎其終不悟也亦天也

高力士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爲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啟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

運、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招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裒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

祖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封為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彥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服經受吊、河閒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倦勤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南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税入有常

則人不吉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眾、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庭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貲所不逮、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灃列五磑、日僦三百斛直、有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為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

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五百戶、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起、至閣外、遣內養投詞刺、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督都、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

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

戾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覩死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論曰高力士善揣時事識玄宗於藩邸而傾心結納卒以柔媚被寵將相藉其力近倖結其驩則主王公咸致禮敬即天子亦弗名也光燄甚隆赫哉得君既久時進讜言毋以此塗耳目而塞清議乎巫州之流非不幸也雖然立長一言儲宮遂定之至謂大柄不可假北兵不可禁皆確論也睹遺詔而悲慟至死則不第賢於袁思藝矣

邊令誠

安祿山反范陽玄宗命安西節度封常清如東京募兵禦賊以高僊芝爲副元帥統諸軍屯陝州祿山兵來衆人精勁習戰常清所募皆市儈不識兵戰要于谷戰上東門戰都亭驛亦辭却戰虎牢大潰走賊遂陷東京僊芝用常清畫保潼關中使邊令誠數以事干僊芝僊芝不從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僊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糧賜帝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之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謂識皆以祿山狂悖不日當梟首故云然令誠宣敕叙常清乃斬僊芝

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趨下令誠宣敕僊芝曰我遇敵而退當死謂盜減糧賜則有士衆在僊芝得士心士卒大呼稱枉令誠曰我敕使耳何知遂斬之以哥舒翰為副元帥道中使趣戰師覆于靈寶西原翰部將執翰降于賊於是賊入潼關帝遂幸蜀始祿山不意帝遂西壁潼關者十餘日不敢進而崔光遠邊令誠遣迎賊賊乃入京師屠妃主皇孫留者數十人王侯將相扈車駕家留長安者皆被禍

論曰封常清高僊芝喪師棄地罪固當死然退守潼關猶足以救京師扞豕突衆未失也而遽死於讒則令誠含沙之以

哉、比。忿秋甫篤而逆賊之便已向潼關、今渴忿其屠戮、廟社
幾亡、即寸斬令誠、寧足洩神人之怨恫乎、吾意不聞元英主、
後乃至憤憤而不能決也、故祿山從形已著、猶入璆琳之節
說、從神威馳諭、而踞牀不拜也、等矣、貞疾不死、幸哉、
稱璆琳馮神威皆中使

李輔國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爲閑廄小兒、貌寢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廄中簿最、王鉷爲使、以典禾豆、能檢擿耗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脊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爲浮圖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

中監閑廄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群牧、京畿鑄錢、
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戶五百、宰相群臣、
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
事廳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
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
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
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為
娶元擢女為妻、擢以故為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
叩頭言其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

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求[道]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子弟日奏聲伎為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為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倚大道、因眾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劒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乂、王銑等、飲賚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

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恣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閑廐群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惆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為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

表門者不納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游諭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昵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秘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為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從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為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論曰、木朽則蠹生、醯酸則蜹聚、未聞寡欲之君、而胥人得以

嘗其術者也、肅宗之即位也、年踰四十矣、想自為太子時意
不能不眷眷於富貴、而李輔國司侍東宮、必有窺其微、而莫得
一中其欲者、故馬嵬從幸、靈武致參從臾之力為多、迨后名
再錫、帝且盡委叢神藉之、而彼復何所顧忌乎、是故竊罷則
多官可兼、八座可拾、宰相可求、而南北司之事可兼、而視也
怙勢則口敕可行、相臣可逐、妖人可庇、而潭州刺史卒不得
其死焉、犯上則建寧可誅、上皇可劫、張皇后越兗二王可殺、
而腭眺寢疾之主、不嘗綴旒矣、先正有言、肅宗信任輔國、上
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而要以利天下一念

階之禍也何以知其利天下哉於乾樹鷄知之乾樹鷄之悖知以天子樂耳寧復知有播遷之君父怏復之遠圖而藉微神於朝國異惑焉噫朝國不嘗以柔謹嘗帝乎嘗之而知其易與而後徵然肆其毒則蔣宗利天下一念階之禍也

相臣滑宰相李峴也　妖人申泰芝也

潭州刺史龐承鼎也　建寧王倓　越王係　兗王僩

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遷內射主使飛龍廄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書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爲淮西節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申州被執賊平元振爲爲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振忤乃持斡罰等罪貶施州來瑱

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請託不遂因仲昇共誣殺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孽以疑之瑱等上將冤光弼元勳既誅斥或不自省方節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寇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衖蕭然為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眾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

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藥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

朕自新政道于宜即蕃士西與判趙會若以朕意示設邪則寺
王大器敢妨聖賢其意天下所往如此而亦不知人不意天下
不服請亦臣族以警疏隋帝厭公緣不與乃下詔盡削元載官
爵放歸田里帝還元載自三原衣私（須入衣）入京師含司晨御踪景驗
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潘州景詮殺新與尉元載行至江死
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乃
見待廣德初盜僕固懷恩單者奉先侍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
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平谷使掌畿內兵權熖熾甚永泰初
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鄠以奉先為使恣毀鄰外廬舍無尺移

累封江國公、驗鳳翔平、大曆京卒、

論曰、嘗聞王者無私、夫以父母天下之人、而稍存私怨私德、則愛憎辟於片念、而底禍殃於終身、其與必且中於國、而其勢卒至於不可圖、夫非私之爲害乎、吾讀唐史、張后本謀、非欲立越王係也、不勝輔國之憾、冀得其心焉、而代宗弗許、始縛而投甲於係耳、程元振黨於輔國者、發其謀以自救也、豈爲代宗忠計、而胡德之深邪、罷秩既隆、威權遂熾、盡至上將、元勳相繼誅斥、而天下索然解體、來瑱與、越復輪不兩、姑迫於公議、而薄待以不死、帝可謂厚於報德矣、而元振顧欲以怨

𢦏哉甚矣主者之不可私也

魚朝恩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為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為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設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大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

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尋領神策軍、常勝不遜、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欲絳州、使從良蘇溫誘回紇、濟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捍天瑒監之、王景岑討良玉、希遜益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昇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免殺瘍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娟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戚而吐蕃逼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

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追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欲伺諜罷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閑廄使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侑讌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愕

望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強不能。然作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然衎以動造。又求持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容不戢。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

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
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為佛祠、
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
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
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泣訴自
辭、以安衆疑、久之、表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俄封
韓、階冠封百户、俄求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
能騎射、最為朝恩親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
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干楨詷

富人、付吏考訊、囚中以法、錄貲産入之軍、皆誣服死、以市人、

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巨萬、人無

敢發其姦、朝廷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

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者、尚幼、為內給事、服綠、與同列爭忿歸

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上、帝未答、

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

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

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奥語、悉為帝知、希暹覺

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

執帝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常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重賜其權實內溫以自助載又諉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以鳳翔之虢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為虞也郭子儀客白朝恩嘗語周智光為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

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辯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户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旣奉詔乃投繯云遂户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王駕鶴京並御史中丞又下詔慰曉將士獨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賞明觀京得幸於載故載奏隷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厚禮部尚書[俚]係使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貶

論曰使未有以觀軍容名者有之自魚朝恩始夫軍容亦奚以觀也九節度之師識不相統一欲統而一之獨不有郭汾

陽在宇、即亂軍容、亦奚若朝恩爲過令何歷事二主恩寵隆、蘇、俄而開府儀同矣、俄而學典禁兵矣、俄而天下軍容矣、又俄而判國子監矣、其初詣學也、大武迭從、求紫雜脩、京兆具饌、教坊奏樂、俳倡侑燕、幾與天子臨幸埒、朝恩復何憚而不消、征宰相、舉天下事、盡出其手耶、嫌隙既開、乃始倚元載、決意殺之、而天子如臨大敵、惴惴焉不克是虞、則受戮家奴、欲獨文宗決矣、雖然、幸各之決、近臣一折、即且、帝猶不愉、令遣一日即僵、朝恩雖怙貴哉、亦曷嘗不可以理勞撫諭者、當判國子時廷臣吾如常衣、持議不從、吾意朝恩之氣必奪而求

宮之謨、寧待對鮮之日、予比方將承辱京尹、則其勢已成、伊川田父、惡能以國恥卑責宰相之守雪也、

方將李琮、京尹崔晙、

伊川田父斧說、

竇文場　霍仙鳴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亦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監神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為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尸掇

引首足相躡、衛士示華以按摩得幸、文場恭應補置、索錢數萬緡而落領贈遺、累百鉅萬、召士妻女、無所憚、詔殺之、于畢、其陞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諸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薳行囚于軍、吏為具酒食、薳欲悅媚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薳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楊志廉孫榮義為

左右中尉、招權騎肆、與竇霍略等、常說節閑民間訛語禁中事
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如
罪不測、顯明示四方、作得撰、是時宦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
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潤府儀同
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右監門衛大將軍、崇義涇陽人、歷右武衛
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論曰貪失敗類、小人亂邦、其白志貞之謂乎、當朝思肩詠、詩
簡氣慳、德宗初政、斷然攬權、光起杖、忠異流、而特掌兵柄、故
之志貞、志貞不于是時天心報主、惟前是發、眷天之幸、嘗不

能效一甲一騎之用，致賈耽韋復得以矜其屑而爭之，而保衛重兵，世歸尚官，夫非倚仰之焉圖哉。雖然，當是時，元勳上將豈無可與禁兵者，而德宗疑畏之志貞，旋須欲而還之司倖夫寬同於逆泥不振，則誤國之罪，吾又不獨為志貞責矣。嗚呼，崔蓬之為御史也，而流，朱華之為衛士也，而遂，轉念哀之貪儒也，而花，李景略之威望也，而說，則文場戰仙鳴不唐嶮而橫邪，噫，儀微鄭詷一諍，中尉之麻遂置矣，又稱德宗多猜忮，不知何以獨推心此儔也。

八

邵光起使淮受祿焉，德宗杖之，劉忠翼、吳黎幹比而羅成長流賜死